

燕子箋



1455



# 燕子箋原序

天地者，文人之逆旅；歌詞者，才士之性靈。始於三唐，而其風遂流爲雜劇；盛於兩宋，而其製悉備乎九宮。施高湯沈之餘，詎無雅唱？關鄭馬白之外，間有名篇。求其辭屏淫哇，義符比興者，則惟燕子箋一書。以司馬之奇才，譜邊雲之逸響，洵足以緣情定性，考古證今也！鏗鏘協律於吳綾，冶豔流情於玳管。詩宮數羽，等顧曲之周郎，摘粉搓酥，擬填詞於左譽。至其所稱茂陵華胄，藝苑名流。雕龍鬢髻之年，繡虎綺紈之歲。當筵染翰，筆垂露而花生；入座驚人，賦凌雲而風舞。而且鸞交兩美，燕合雙姝。搴翠袖以相憐，惟存宛轉；戀紅衫而欲絕，但有纏緜。歸向扶風，較孟光而益麗；攜來蜀郡，擬卓氏而無漸。斯已暢文苑之勝情，極璇閣之雅事。況乃雁塔題名而後，曳屣瑤墀；虎頭拜爵之餘，談兵玉帳。憶當日秦樓惜別，離愁誰慰於從軍？幸此時韋曲尋歡，良覲並欣於綰帶。宋玉指巫山爲雲

雨、憑虛而大有鍾情；屈平借香草爲友朋，卽物而何妨託興。於是毫抽五色，覺銀  
箏檀板，聊以爲娛；曲按五聲，俾巷婦衢童，聞而知感。聽之將或歌而或泣，作者  
亦宜雅而宜風。此殆如南部詞流，發悲歌於玉樹；西崑才子，奪逸韻於金荃者也！  
攪厥始終，綜其本末，體製要由於樂府，興觀允助乎騷壇焉耳！

# 燕子箋新序

燕子箋傳奇，爲明阮大鍼所著，文藝界之傑作也。阮氏爲人，似爲士林所反對；桃花扇傳奇，爲反阮之作。實則阮氏文藝，可認爲出於天才，非尋章摘句，雕蟲小技者所能辦也。

大凡文藝作品，雖爲文藝界之抒寫懷抱，但從其作品中，可窺見當時社會之背景。余於燕子箋傳奇，窺見當時社會，是爲名主義，多妻主義。於何見之？好名見於鮮于佶之行賄割卷，二雲爭奪封誥；多妻見之於孟媽媽之言語。

大凡患難之際，平等現象流露最甚。華行雲爲門戶人家，在

平時，酈鮑氏斷不肯認爲養女。乃於亂離失女之際，酈鮑氏遂爲人性互助定理所支配，不得不認華行雲爲養女，而酈安道亦不能逃此定理。

全書佈置極佳。以春容畫與觀音像爲引。因此二者之袿背錯送，致酈飛雲對於霍秀夫發生不見面之戀情。因酈飛雲之詩箋，由燕子銜去，爲霍秀夫拾得，遂致秀夫知春容之着落與觀音像之來歷。因秀夫與飛雲之病，均請孟媽媽醫治，致秀夫方面遂欲將詩箋爲證，去換正畫像。因此關係，鮮于侏得設計使秀夫遠遁，不敢出頭，以遂其冒頂狀元之願。因亂離之失散結果，而致霍秀夫與酈飛雲成爲夫婦。

不過霍酈之成婚，實與燕子所銜之箋全無關係也。以余觀之，雖一面可以寫出當時婚姻之權，全不操於當事人之手；但一面則失却燕子箋之作用矣。假使霍秀夫因見孟媽媽遂得知酈飛雲之蹤跡，或孟媽媽因見霍秀夫而以之告知酈飛雲，致二人相見；或由賈南仲之居間，使霍酈二人會面之後，各以真情訴諸南仲，因此遂成眷屬，則燕子箋方不虛設矣。苟如是則成婚以後之事情，亦須變更，以成完璧。

惟以上云云，爲余主觀的見解，猶在讀者自行批評。要之燕子箋傳奇之詞白，其結構之佳，實令人欽佩。喜做詩歌者，苟取而讀之，傲之，神而化之，則其作品，必能精進。喜作劇本及小

說者，苟亦取而讀之，倣之，神而化之，則其作品之佈局，亦必能精進。余謂文藝作家苟多讀古今名家文藝而神化之，必能信手黏來，不須搜索枯腸矣。

民國十三年甲子八月望日崑山陶樂勤序。



# 燕子箋目錄

序

上卷

頁數

第一齣	家門	一
第二齣	約試	四
第三齣	授畫	一二
第四齣	偕征	二一
第五齣	合圍	三〇
第六齣	寫像	三五
第七齣	購倖	四八
第八齣	誤畫	五二

第九齣	駭像	六〇
第十齣	防胡	六八
第十一齣	寫箋	七二
第十二齣	拾箋	八五
第十三齣	入閣	九四
第十四齣	開試	一一〇
第十五齣	試卷	一一三
第十六齣	駝泄	一二〇
第十七齣	謀緝	一三六
第十八齣	聞瘥	一四三
第十九齣	僞緝	一四七
第二十齣	守潰	一六六

第二十一齣 扈奔……………一六九

下卷

第二十二齣 拒挑……………一

第二十三齣 兵器……………一〇

第二十四齣 收女……………一六

第二十五齣 誤認……………二九

第二十六齣 謁沂……………四〇

第二十七齣 入幕……………四六

第二十八齣 圍憐……………五三

第二十九齣 刺奸……………五九

第三十齣 平胡……………六六

第三十一齣 勸合……………七六

第三十二齣 招婚……………八一

第三十三齣 放榜……………九二

第三十四齣 轟報……………九七

第三十五齣 箋合……………一〇五

第三十六齣 辨奸……………一一八

第三十七齣 遷官……………一三〇

第三十八齣 奸遁……………一三八

第三十九齣 雙近……………一五二

第四十齣 排宴……………一七一

第四十一齣 合宴……………一七六

第四十二齣 誥圓……………一八八

跋

# 燕子箋

百子山樵阮大鍼著

崑山陶樂勤重編

第一齣 家門

佈景

書齊陳設。

作者 (上唱)

「老卸名韁拘管；

閒充詞苑平章。

春來秋去酒罇香，

爛醉莫愁湖上。

燕子箋

家門

燕尾雙叉如翦，

爲歌全副偷簧。

曉風殘月按新腔，

「依舊」是張緒當年情況。」——西江月

「扶風才子，

嫖姚後裔，

霍姓都梁。

聖友長安取應，

爲試期尙遠，

泪歡天。

整過平。

丹青筆。

聽鶯撲蝶，

小像寫雲娘。

「不料朱門有女，

與青樓一樣，

窈窕相當。

把春容箋咏，

燕子啣將。

被同儕計搆，

更名姓，

決策勤王。

二美并，

麒麟高閣，

燕 子 籠 約 試

走馬狀元郎。——漢宮春。

啣做美詩顰的是多情燕子，  
吃無端棒打的是曲背鸞兒。  
走兩路功名的是單身詞客，  
同一付印板的是二位雲鬟。

## 第一齣 約試

### 佈景

書房。秀夫年約二十歲。若水年約四十餘歲。

秀夫  
(儒服上唱)

「池柳含英，

山花綻錦，

些兒春到琴心。



裙腰芳草

一線色青青。

十載茂陵燈火，

時未遂，

空賦凌雲。

芸窗下，

寒香晴雪，

箋釋送窮文。——滿庭芳。

寂寞相如臥茂陵，青山百鳥豈知貧？

丈夫飄鴻今如此，愁思看春不當春。——集唐。

小生姓霍名都梁，表字秀夫，扶風茂陵人氏，原是嫖姚後裔，近來流寓西

京。懸磔乙夜，長翻天祿之書；輜櫓丁年，未展龍媒之駕。技占虎頭三絕，

名高駿骨千金。只是高堂早昔，家室未偕。幾時月下乘鸞，必定書中有女。昔年應試，曾與秦樓姣女華行雲，偶然邂逅，未免有情。哎！只是春風韋曲，浪尋門戶烟花；秋水樊川，終是多魂詩酒。你看今日芳意驚人，心情難遣。又被學博秦先生國士相待，留我衙齋讀書。不能到樂遊原上，登眺一迴，且向小池化樹下，略步一步，以撥煩悶，多少是好！（唱）

「芳意動寒林，

聽晴檐鶻喜聲。

小池「楚楚」倒浸梅花影。

「歎」黑貂半零，

「况」紅鸞未盟。

才人自古「一例兒」皆無命。

「待」奮鵬程，

「自有」綵毬當果，

敲打「着」看花人。」——黃鶯兒。

齋夫（持書上）

身充苜蓿寒齋役，

手送桃花春信來。

小人齋夫在此。這封書是相公同窗的，鮮于相公梢來的，說道：「長安今歲黃榜招賢，他已擇吉上路；在前廂客店，專等相公同去。」（送書）

秀夫（接書看唱）

「燈火賦停雲，

「不」共雕盤薦五辛。

「爲」今春大比期將近，

烟花帝京，

「不亞」繁華錦城。

「把」紫騮結束「先向」河橋等，

敢恭迎。

雙魚一紙，

草草不宣情。』——前腔。

既是鮮于相公已行，我就收拾，早晚趕上，與他同去便了。

齋夫 小人極承相公看顧，但斗膽有一句要奉勸，不好說得。

秀夫 但說不妨！

齋夫 我看鮮于相公做人，不比得相公。（唱）

「天生眼腦，

不是至誠人，

「更」花柳場中太着情，

惺惺未必惜惺惺。

請三省！

「算不如」伯勞飛燕，

各進前程。」——貓兒墜。

秀夫 多承你好意。只是我與他同窗日久，暫時共事，也自無礙。（唱）

「同袍共事，

何必太疑憎？

自幼燈窗共苦辛，

「况」繞朝鞭策暫時行。

「待」躍龍門，

「那時」水清鯁鯉，

「雲分明。」——前腔。

你與我請秦爺出來，當面辭過，明早好行。

齋夫 秦爺有請！

若水 （上唱）

『絳帳曉風輕，

梅蕊傳春信，

鶯囀聽鳴琴。

『待』走馬之新任。』——生查子。

自家扶風學博秦若水是也。家住邢州，薄宦此邑。廣文雖冷，文史足娛。今日報陞汧陽縣尹。文憑限定，走馬上任。正要與門生霍秀夫一別而行。不知請我出來，有何話說？（與秀夫相見）

秀夫 門生數年深蒙教誨。今日有同窗書到，說試期已迫，約同一齊取應。特請老師出來拜別，明早便可登程。

若水 原來如此，可喜！可喜！賢弟高才絕學，國士無雙，此去南宮，定占魁選。老夫今日聞信，陞任沂陽，目下也要打點上任。有些微卷價，聊代餞行。專候看花，再申薄賀。（向齋夫取卷價送秀夫）

秀夫（接揖）

生受老師了！

若水（唱）

「河橋新柳，

贈別短長亭，

管取聲名重長卿。

饋堂今已報遷鶯，

唱曬聲。

「從此」魚龍溝水，

燕子箋 授畫

相望盈盈。』——貓兒墜。

秀夫（拜別唱）

『書箱劍匣俱齊整，

早准備踏花鞍鞚。

若水（唱）

『此乃是』九萬扶搖第一程。』——尾聲。

玉壺春酒正堪攜，野店山橋送馬蹄；

此後長安望明月，隴頭流水咽東西。

### 第三齣 授畫

佈景



花廳陳設；庭前桃紅柳綠。安道與鮑氏年各過六十歲。飛雲年約十七八歲。

安道（帶院子上唱）

「寅清典禮佐明良，

兩袖平分玉案香。

朝罷輟鷄行，

花下暫時遊賞。」——菊花新。

「紫禁朝天拜舞同，玉樓金殿曉光中；

微臣欲獻唐堯壽，遙指南山對袞龍。」——集唐。

下官鄺安道便是。早官翰苑，忝陟容臺。贊鈴閣之謀謨，掌秩宗之典禮。只是白雪絲生鬢上，青山冢在夢中。膝罕麟兒，執慚虎子。幸喜夫人鮑氏，治內幽貞；女兒飛雲，性生慧淑。骨肉團聚，聊慰孝懷。今日退朝回來，衙門無事，不免與夫人孩兒，署中花下，消散片時。——院子，請夫人小姐出來

則個。

院子 夫人小姐有請。

鮑氏 (上唱)

「口脂面粉帶餘香，

遙聽鳴珂出建章。

飛雲 (帶梅香上唱)

「花柳漏春光，

綵勝又翻新樣。」——前腔。

(拜安道鮑氏)

爹媽萬福。

安道 孩兒到來。夫人，我年踰耳順，齒髮漸衰。鱸葦之興久酣，鷄肋之味俱盡。陳力宜知止足，仕途應避嶮巇。但屢疏乞身，未蒙聖允，如之奈何？

鮑氏 相公，如今國家正當多事，况你年紀未甚衰頹，還須彈力公家，豈可遂圖私便？

安道 夫人說得有理。

飛雲 孩兒見此春光明媚，爹爹退食餘閒，今日辦下春酒一杯，與母親一同爲壽。

安道 如此生受你了！

（飛雲拜送酒）（唱）

「十年青鬢，

憂國盡成霜。

慚鳩拙，

玷鵷行，

尊鱸飛夢到江鄉。

鏡湖投老，

未許遂歸航，

君恩敢忘？

「念」漁陽鞀鼓聲悲壯。

慶天塔莫葉生輝，

醉春鄉花裏傳觴。——榴花泣。

鮑氏（唱）

「雪晴鳩鵲，

歸苑帶恩光。

朝回案，

舉相當，

休因庭桂動淒涼！（指飛雲）

「他」知書達禮，

「你」有女似中郎。

飛雲（再拜唱）

「親恩忍忘？」

「願」年年花下人無恙，

祝椿萱眉介南山，

「又何必」結絲蘿腹坦東牀？」——前腔。

（與梅杏跪唱）

「染袍袖御府天香，

捧雕盤玉女瓊漿。

聽只聽烏弄春聲，

不住的落花輕樣。

春光。

合宅齊歡賞，

真不羨神仙蓬閣。

「待」傳榔入朝時又忙，

請將息百般勞攘。」——漁豕燈。

安道 你們起來。

門官 (捧紅氈包上)

朱鸞鼓敲三下響，

紅猩氈裏一封書。(擊鼓)

院公，門官稟事。外面有天雄軍節度使，同年賈老爺差人，有書在此問候。

(院子稟安道)

安道 與我取進來。

院子 (接門官遞物，門官下)

稟老爺，書禮在此。

安道  
(接書看)

夫人，孩兒，此是我同年——天雄節度使——賈公，名喚南仲，與我至厚，如同胞兄弟一般。是他差來問候的。只是禮物太多，沒個全收的道理。(唱)

「念故人高牙遠方，

一紙書殷勤寄將，

抵多少雙鯉加餐，

又何必南金重贖？」

鮑氏  
這來意甚遠，受他一兩樣，也纔使得。

安道  
(看禮帖躊躇)

也能！受了他吳道子水墨觀音像罷！取過來看。(院子展畫)(看唱)

「且」酌量：

領的這幅像，

瞻水月青蓮合掌。」

夫人，此畫果是吳道子真筆。如今難得。

飛雲 這一幅像，爹爹把與孩兒供養罷！（唱）

「待焚香一把」金經頌揚，

小閣中梅花磬響。」——前腔。

安道 如此，院子，你可領了這幅畫，裝裱齊整，交送小姐處供養。

院子 曉得，老爺，本衙門答應裱指，繆繼伶裱手甚好，發與他裱罷！

安道 這也繇你。你可分付買爺的差人，明日領回書便了。

院子 理會得。

安道 （與鮑氏飛雲合唱）



愁眉放，

且煖閣權時將養。」

明日衙門有事，好早進去。（唱）

「莫誤了」平旦鷄聲報曉光。」——尾聲。

花撲玉缸春酒香，故人雙鯉自遶方；

絲綸退食文章靜，竹下鸚鵡引鳳凰。

## 第四齣

借征

佈景

（一）客店前景象。鮮于年二十歲。（二）客店陳設

鮮于（上唱）

燕子箋 借征

「從來筆硯太荒蕪，  
有故。」

閒人 甚麼緣故？

鮮于 (唱)

『三杯到口醉模糊。』

閒人 難道沒有醒的時節？

鮮于 (唱)

「待醒來——又去」嫖賭；

文場半個字兒無。」

閒人 這卻怎麼處？

鮮于 (唱)

「無非是」包攬。

「約」同窗朋友到皇都。」

閒人 約去也沒幹。

鮮于 你那裏知道？（唱）

「全仗「他」救苦救苦。」——字字雙。

小子鮮于佶的便是。爲人滑溜，做事精靈。渾身上十萬八千根毛孔，孔孔皆是刁鑽；一年中三百六十個日頭，日日無非游蕩。遇着疑難事，只須眼睛扎一扎，就是鬼谷子也難透一片機關；逢着劣板腔，略把嘴唇掀一掀，饒他孔聖人早摸他三分頭腦。青樓撒漫第一，朱窩擲手無雙。最喜金山廣有，數甚麼柴米油鹽茶酒醋，般般何止千箱；可恨墨水全無，只是這之乎者也矣焉哉，字字不通一竅。文場入試，便去殺鷄爲黍。（半跪作割雞狀）拿兩片厚臉皮，道大教全仗老兄。交卷出來，慣會以羊易牛，蹬一副大頭腔，說頭名斷然是我。真是青庚不去看朱子，那黃甲何曾到白丁？今年大比將近，我前日

會託學裏齋夫，去約同窗朋友霍秀夫，一同取應。此人才學過人；況且心事平坦，易於撮弄。科場中文章，未免煩他改攛改攛，代作代作，他一定不奚落我。道猶未了，此時霍兄也好來到。

秀夫（唱）

『曙色長途炊烟一縷孤，

『你看』板橋霜跡，

『我』不是後棲鳥。』——水底一兒。

（見鮮于佶作揖）

鮮于（還揖）

霍兄來了，可喜！可喜！前日託齋夫寄來的書，想到了。小弟在此專等。

秀夫前日承兄相約，多感！多感！因與學中秦先生相別，故此來遲。有罪了！

鮮于今日天氣晴和，正好趨行前去。請！請！

秀夫 如此僭了。(唱)

「春到平蕪，

十里紅亭草色鋪。

「那」小雨杏花酥，

輕煖游絲鶯。

「嗟！」獻賦帝王都，

待價斯沽。

貨與皇家，

美玉難藏櫃，

不怕凌雲不動了子虛。」——駐雲飛。

鮮于 (唱)

「螢火生疎，

懶去懸梁錐刺股。

梟注博長呼，

裘馬游無度。

「噤！」依樣畫葫蘆，（揖秀夫）

「偷取」者也之乎。

活剝些兒，

告過休嫌妬；

請莫解鷄裘酒代沾。」——前腔。

此就是同年姚店主門首了。這人頗小心知事，還在他家

秀夫 使得！

鮮于 店主那裏？

店主 （上）是那個？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原來二位相公，請進！

（秀夫與鮮于進門相揖安坐）

鮮于 店主別來數年，還是這樣清健，不像是七十歲的老頭兒。

店主 好說！好說！二位相公風采，也比往常大不相同，今科必定一齊高擢了。

（唱）

『連鑣赴帝都，

准取今番雙掛綠。』

只是一件，如今場期改在四月初邊了。（唱）

『長安酒可沽，

且請消停茅舍住，

開改場期在夏初。』

秀夫 這是甚麼緣故？

店主 爲着安祿山有作亂消息，故此官家有事，把科場權遲一遲。（唱）

「爲胡奴，

犯雒都，

待奏罷鏡歌賦鳴鹿。」——一封書。

鮮于

（對秀夫）

如此說：我們來早了些。還去家中看看再來，何如？

店主 功名大事，沒有個打迴頭的道理。就在寒舍將就住一住；一兩月光陰，也是

容易過的。

鮮于

也說得有理。只是清清的住在這幾間房子裏面，朝日價子日子日，這卻挨不過。還在有趣的處所，踱一踱；耍一耍，纔好。（秀夫笑）

老兄笑怎麼？想是笑小弟纔到這裏，就要閒遊，如此沒坐性的？

秀夫

不是笑老兄，小弟有一樁心事。

鮮于

（笑）



老兄心事，小弟猜着了。（附秀夫耳）……可是這個人？

秀夫（大笑）

瞞不過了。——店主人，我問你：我昔年在此相會的女客華行雲，在家好麼？（唱）

「行雲似舊無，

別後琴心傍玉壺。

店主 聞得雲娘自別了相公，一心心只要相從；如今不常十分留客。（唱）

「他」從良誓不渝；

淡掃蛾眉思風侶；

「怎肯」浪過橫塘學野鳧？

（與秀夫鮮于合唱）

「采蘼蕪，

解珊瑚，

「來日阿！」

好重訪文君過酒壚。」——前腔。

輕風細雨溼梅花，驃馬先過碧玉家；

巫峽行雲長入夢，西施說道浣春紗。

## 第五齣 合園

### 佈景

獵場，背景爲山林。祿山年約三十左右。

祿山（胡服帶女樂衆軍上唱）

『高鼻蓮羣，

明駝成陣；

番靴整，

踏徧了華清；

羯鼓「把」花催醒。——點絳脣。

漁陰疊鼓動黃雲，沙磧驚看起雁羣；

貂帳夜來微雪下，琵琶送酒石榴裙。

自家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是也。天生胡種，濫受國恩。外貌癡肥，中懷狡黠。

金貂皂帽，一時寵冠羣僚；鐵騎雕戈，八面雄先諸鎮。繡襖賜錢於浴室，金

鷄設障於朝參。真是寵倖無雙，富貴已極，我的心願也罷了。只耐耐楊國

忠這老兒與那達奚珣一班的人，屢在宮裏譏謔咱家。說咱元是胡人，必萌異

志。仔細思量起來，咱在邊廂，他們在裏面，到底出不得這狗頭算子。因此

上整頓兵馬，直犯長安。你看所過州縣，望風瓦解。近日又差何千年，高邈

兩人，假以獻那射生手爲名，擄了揚光鬪，賺破太原城池。好歹歇馬數日，刻期可以渡河。這都不在話下。今日天氣甚是清和，衆軍士！可前去帳外沙地上打圍一番，多少是好！（衆軍應打獵）（唱）

「雕鞍金鞵，

結束了雕鞍金鞵，

繡旛飄雲外影。

「暢好」長楊蘸水，

細草如烟，

「那」紫駟韜沙路穩。

鶴尾掣金鈴，

爐香宋鷓鴣。

雪盡蹄輕，

風緊弓鳴。

「你看」草茸中狐兔滾。」

衆軍（獻打圍獵物）

稟大王，此處草坡上，可以消停片時，等衆人馬略歇一歇。

祿山使得！使得！（坐）

胡女（彈琵琶奉酒唱）

「琵琶數聲，

響叮噹琵琶數聲。」

團花舞裙，

颭篤速團花舞裙。

灑纓時，

嚏子些打刺蘇斬不醒。」——二犯江完水。

（衆軍起吹海螺聲，斜身低頭單擺，疾行三轉）

祿山（起立唱）

「你看」中原數星，

勒馬望中原數星，

刮邊風吹雁冷。

「仗着」靴尖平踢，

鞞扣牢拴，

一枝枝番箭準。

「想起」鷄頭乳半停，

紅塵笑口迎。

「幾時得」金錢重沈，

舞馬轟擗，

「把」凝碧池歌吹領。

花腔鼓鳴，

撲簌簌花腔鼓鳴。

玉靶弓擎，

赤緊的玉靶弓擎。

對陣時，

孩子們「挑選」射雕兒「做」頭一等。」——前腔。

亂雲噴噴滿流陽，舊是蚩尤古戰場；

倒騎歸鞍挂雙兔，彎弓猶自射黃羊。

## 第六齣 寫像

# 佈景

妝閣。行雲年約十七八歲。

行雲（淡妝上唱）

『風流貪看杜陵花，

解春衣夜宿兒家。

舊日章臺，

重來繫馬，

權時閒話湖山罅。』——七娘子。

『曲江寒食草青青，

有人來茂陵。

隔花小犬吠春星。

風吹繡幕鈴。



「擔酒債，

關琴心，

凌雲賦早成。

當壚先唱白頭吟，

文君心似冰。」——阮郎歸。

奴家姓華，小字行雲，長安人氏。不幸門戶單貧，落籍上廳行首。拋歌賣笑，捧心長是自憐；咏月披風，點筆亦能免俗。念頭所向，只要從良。但有嘶稱兒郎，不惜琴心相許。幸喜茂陵才子霍秀夫，向會韋曲相逢，近又天台重訪。因他試期尙早，接來此處讀書。看他聰俊多才，至誠不假，私心暗約，可託終身。今日小雨初晴，瓶花香綻，明窗淨几，甚是宜人，不免請霍郎出來，閒話一回，多少是好。——霍相公有請。

秀夫

（上唱）

「酒闌風冷月初斜，

剛就枕惱殺林鴉。

行雨夢甜，

賣花聲聒，

「覺」晴風小透鈎簾下。」——前腔。

（與行雲揖拜）

小生試期未偶，落魄西京。感卿曲意款留，一言難謝。

行雲 霍郎說那裏話？只是陋巷茅檐，恐怕不是你看花人住的所在。

秀夫 （笑）

各色花都不在話下；只是一朵解語花兒，饒他踏遍曲江，也沒處尋得。

行雲 （微笑）

秀夫 （看几上手卷）

雲娘！這儿上手卷，是甚麼畫？

行雲 鄰廂女伴家借來看的，是一卷明妃上馬圖。

秀夫 （展畫看）

果然畫得好。雲娘！我看你的天姿出色，與這畫上明妃，分明一個粉撲兒，不差甚麼？

行雲 諸般不像。只是桃花薄命，流落平康，也與他出塞的苦沒甚差別！（傷感）

秀夫 雲娘！不必煩惱。小生一向略曉得丹青幾筆。你看今日流鶯啼樹，粉蝶過

牆，風景宛然如畫。我與你作一幅聽鶯撲蝶圖，描寫得十分喜洽，免得你歡  
處生愁，啼痕界面，如何？如何？

行雲 久知霍郎丹青妙絕。只是奴家風塵陋質，怎便相煩彩毫？

秀夫 好說！（取絹展筆）雲娘！待小生細看一看，方好落筆。（從頭至脚看行雲

後，帶着帶畫唱）

『絕代玉無瑕。』

爲卿卿特地淡掃鉛華。』

怎麼腮邊這一點紅得如此？（唱）

『半天風韻，

依然人面桃花。』

行雲

（笑取鏡自照，又看畫）

果然像得十分。

秀夫

像只像得你的樣兒標致。這帶笑含嘖，無情有意的天然一段韻致，教我怎畫

得出？（唱）

『溪紗。

縮眉峯春愁那答，

蕩凌波弓鞋這些。』

(取明妃圖對比)

明妃！明妃！我說雲娘一定不讓你。(唱)

「果然」明妃重畫。

怎肯學毛延壽——

批點壞上陽花。』——刷子帶芙蓉。

行雲 (看畫唱)

「樊口停，

攢腰罷；

準備同心，

怎離鞍馬；

收拾了按板紅牙，

彈箏銀甲，

琴心豈負當爐寡？

再休題浪酒閒茶。（拜謝秀夫，秀夫推辭）

「承謝，

「你」文通筆花，

虎頭鈎法，

擡舉得，

比並着檀郎沒半點差。」

奴家的意思，還要霍郎把自己尊容，也畫在上面，方纔有趣。（唱）

「僥倖煞，

只少個風流司馬。

並香肩，

相隨雙蝶，

穿過海棠花。』——山漁燈犯。

秀夫 這卻也好。只是小生下界文魔，怎敢與個玉天仙並在一答？可不惶恐！也罷

！趁此餘紅殘粉，也免不得出醜出醜。（唱）

「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

較玉貌羞慚殺，（作向池邊自照狀）

打草驚顧影池中，（又取鏡自照，又畫）

脫粉本央小鏡菱花。』

行雲（看畫）

風流標致，儼然活現。只是你一付文心，連你自家也描寫不出。（唱）

「描不出詞源峽，

「再把」腮斗邊添「些」喜洽，

可抵得桃花洞仙子胡麻。

秀夫（與行雲同唱）

「比目連枝不亞。

祝東皇生生世世「作並蒂」木蘭花。」——普天帶芙蓉。

行雲

「霍郎！你不但文詞壓倒一世，就是這丹青，世上那裏有這樣出色的才子？難得！難得！」

鮮于（上唱）

沽酒不辭平樂醉，

尋花又過杜陵春。

這幾日身上欠些爽利，不曾去看得霍兄。今日不免去尋他，溫存一溫存，幫襯一幫襯。到那入場時，纔好……你看轉灣抹角，已是華行雲家門首。

（敲門，內開門，進揖秀夫）

這幾日小弟在寓中，有些小恙，不曾時常來看得老兄與雲娘，拋別拋別。



秀夫 小弟也有些小恙，因此失候鮮于兄。

鮮于 (笑)

兄的病我都曉得。(附耳低語，笑)……可是這樣？

秀夫 (笑)

休得取笑！

鮮于 (看桌上畫)

這是那個畫的？

秀夫 不瞞兄說，是小弟胡謔。

鮮于 (細看笑)

元來是你兩口老人家，傳子孫的神影子。如何像得這樣？(將畫貼在自己面上)

秀夫 這怎麼說？

鮮于 一向不敢沾雲娘一沾，恐怕老兄有些喫醋。今日在畫兒上略沾些便宜，莫怪！  
！莫怪！

秀夫 (笑)

鮮于 雲娘！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如此一幅好畫，切莫被人裱壞了。那貢院門首繆酒鬼，手段極高，是答應禮部衙門的。可着人送去與他裱，纔使得。

行雲 使得！

鮮于 (唱)

『看一對班頭風雅，

行雲雨是真不差。

分明活現巫山畫。

『是』藐姑權放一個「神仙假。

『把』鶯兒打，

休教鬧喧。

「仗」玉人檀口

「唱醒了」曲江花。——朱奴帶芙蓉。

今日小弟要發興吃幾杯酒了。雲娘也請破例，唱一個極鑽心的曲兒，等霍兄大家樂樂纔是。

行雲（唱）

「諷」煖閣中傾杯聲。」

鮮于 霍兄！你與雲娘，今後不要叫甚麼，只叫那畫兒罷！（唱）

「畫中人又好做人中畫，

「免不得」祕戲春宵「也要」費臨揚。」——尾聲。

雲想衣裳花想容，美人圖畫領春風；

燕子 窺 寫像

流鶯巧作周遮語，礙蝶深穿宛轉叢。

## 第七齣

晴倅

佈景

文書房陳設。不退年五十左右。

不退

（吏巾上唱）

「我做提控最有名，

瞞天過海無人問，

今年大比期又臨。

「噤！只要賺」幾貫銅錢養阿正。」——黎花兒。

自家衙門中一個都吏，叫做戚不退便是。一切科場內編號膽卷，皆是我掌案。每年有人來打點，也要做一兩樁事兒，故此主顧越多。上年有茂陵一位姓

鮮于的朋友，來央我幹辦幹辦。因機會不便，不會與他成就得。那曉有這樣好人，分文也不倒取。今年不知此人可曾到？若到時，須去望他一望，或者又要央我，也不定。正是：「閉門家裏坐，錢從天上來。」

鮮于（上唱）

「同窗朋友忒高興，

客邊一個太孤另，

閒來過訪外郎門。

「嗒」！敲時「看」可有人來應。」——前腔。

此是老賊的門首了，待我敲看。（敲門）

不退（應出見，迎進關門揖鮮于）

小弟正在這廂念老兄。向年做事不週，甚是惶愧；反叨厚惠，何以克當？

鮮于這些小意思，何勞齒及？常言說得好：有心來拜年，端午也不遲。今年一定

要煩老兄，與我着實設個法兒，務必中得十拿九穩方好。

不退  
(沈思)

有了！我想代作傳遞，未必一時湊巧。今科關防嚴，字眼關節，一毫不通處。只有個極好的計較在此。這些號數，都在我手裏編過的。兄出場時，上心訪着：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極好的，便將他甚麼號數，察得明白。我悄悄打進去，把兩家卷上號改了，甚如替你做文章一般，又沒形跡。此是十拿九穩，必中的計較。如何？如何？

鮮于  
如此甚好，待我先拜謝。(作拜唱，不退扯住)

『我家資黃金滿籩，

只想副烏紗蓋頂。

煩君就裏相幫襯，

儉割換三塲雲錦。

「倘」成名，

敢忘大恩？」

說過，如今現封銀五百兩。待榜上有名，那時呵！（唱）

「加「幾」錠雪花相贈。」——剔銀燈。

不退（唱）

「科場中鑽營頗精；

只爲着關防嚴緊，

換日偷天計可行，

將字號「與你」牢牢封進，

「叫他」互更，

機通鬼神。」

只一件，老兄事成。高中後做官時，還要找我一兩次肥抽豐，纔使得。（唱）

「那時莫硬（搖身）做」張智妝喬不允。」——前腔。

文章憎命途，魘魅喜人過；

只因求富貴，平地起風波。

## 第八齣 誤畫

### 佈景

襖畫店陳設。繼伶及接婆年四十餘歲。

繼伶（上唱）

「門掛招牌利市，

家傳袞背生涯。

非我浪把口兒誇，



倒是文房風雅。

任你鍾王真蹟，

饒他歐褚名家——

和那荆關劈斧與披麻，

不穀我漿兒一刷。」

自家乃裱背繆繼伶的便是，因我平常喜喫幾杯兒，人人都叫我做繆酒鬼。且喜手段高強，生意利市。只是禮部衙門是我當官，時常要費答應。日前禮部鄺老爺衙裏，發出吳道子水墨觀音一幅。又有一位甚麼霍相公，親送來春容一幅，手工倒是加倍，囑付我與他用心裝裱。（向壁看）這兩項俱乾透了。今天氣晴朗，不免揭將下來，裝上軸頭，恐怕他們來取。媽媽！快拿出漿盆糊刷來。

裱婆（携漿盆糊刷上唱）

「自歎紅鸞不利，

招了個漿水冤家。

終朝櫻刷手兒拿，

好不厭黷遺嫌。

晚上一同住宿，

又曛曛醉得昏花。

把櫻毛兒略略兩三爬，

便有幾點漿兒滴答。」

老兒！漿盆糊刷都在此。

繼伶

媽媽！有要緊主顧家一兩件生意，你可幫襯一幫襯，完成與他，免得他來討聒絮。你來！你來！（褰婆婆端椅子，扶繼伶站揭畫唱）

「漿確紙，

雪打糊，

拭淨平臺「把」畫片鋪。」

這一軸是霍相公送來的春容。（唱）

「揭起美人圖。」

這是鄆府中送來的觀音像。（唱）

「裝就觀音佛。」（安軸，裱婆下場取酒）

這觀音像尤是要緊。待我灑些芸香末子，裝在這袋裏面。（灑屑裝袋唱）

「和芸屑，

辟蠹魚，

「好把」錦囊盛，

休使燕泥污。」——鎖南枝。

裱婆（持酒肉上）

老兒！我曉得你的尊姓。袂完時，就要幾杯燒刀兒到口了。

繼伶

這是本等。老人家勞勞碌碌，未免要幾杯兒和和筋骨好。

袂婆

（擺桌斟酒唱）

「老兒！你」年老大，

兩眼糊，

終日波波「能趁」幾貫蚨？（貫酒）

「美酒兩三壺。」（把肉塞繼伶口）

「請」喫塊燒羊肉，

破衲被，

就地鋪，

我與你——

「效」鴛鴦「處宿。」——前腔。

（飲醉扭繼伶去睡）

繼伶 青天白日，怎生去睡覺？（褻婆亂扭）

公差 （上）

主考官樞須絳帖，分簾炕頂要綾鑲。

這是繆酒鬼的鋪面了。——裏面有人麼？

繼伶 （驚問）

是甚麼人？

公差 是禮部提調衙門叫你當官的。

繼伶 （帶醉開門）

公差 我來無別的事。今年大比，場中又要糊房。提調老爺叫你去領錢糧出來，好早早叫衆人們上心謹做。

繼伶 好苦惱！好苦惱！一春頭上，生意還不會做得幾件，就要去當官。

公差說不起，你是個當行的頭兒，怎麼妝愁打呆的？（扯繼伶）

繼伶（向裱婆）

我去到衙門中見過就來。只是桌上這兩軸畫，一軸是大堂鄺老爺家的觀音像，一軸是茂陵霍相公拿來的春容。倘來討時，便把與他。

裱婆你去！你去！我曉得。這幾件，難道就打發不開不成？

繼伶（同公差下）

裱婆好沒興！剛剛喫得像意，要與老頭兒敍一敍，答一答，又叫當甚麼官。當你娘的官！當你家奶奶的官！（笑看酒）還剩下半盞在此，老娘不免一齊消繳了罷！（連盞吞有聲）

院子（上）

爲取深閨畫，來過裱背門。（敲門）

裱婆（笑）

想是老兒半路回來了。（開門便緊攔院子頭）我的老親肉！老寶貝！你回得正好。我的酒與兒動了，兩個去睡覺罷，再莫妝喬了。

院子 啐！這婆子瘋了！你睜眼看誰是正老兒？我是鄰老爺衙裏討畫的。你老兒那裏去了？多時發與他袂的觀音像，小姐要供奉，催得緊，快拿與我去。

袂婆 （指桌上畫）

畫麼？畫在這裏不是？只是你就不是我老兒，便同啣兩杯，樂一樂去何妨？

（纏院子）

院子 這是那裏說起？一個女人家，醉得這樣一模樣。（袂婆上撮院子嘴，院子推倒撒手，取桌上畫出）兩手劈開歪纏路，一身跳出鬼婆門。（下）

袂婆 （起身望）

吓！元來這樣不識趣的。這樣好熱湯湯的酒兒……（扭頭行數步）老娘這一表人材，難道是滯貨兒麼？（指內）好沒福！好沒福！（看桌上畫）畫元來

拿去了。呀！怎麼拿着沒袋兒的去？這一軸有袋的落在這裏，想是霍家的了。且拿進去，待霍家來討，把與他罷！（又回身望）你好沒福！你好沒福！

老表千年慣作精，阿婆老去有風情；

不因一軸丹青錯，怎得鸞交兩處成。

## 第九齣 駭像

佈景

飛雲妝闈。

飛雲（帶梅香上唱）

「春來何事最關情？」

花護金鈴，



制金城。

小樓睡起倚雲屏，

眉點檀心，

香藝檀林。」

梅香  
(唱)

「春光九十過將零，

半爲花噴，

半爲花疼。

梁間雙燕語星星，

道是無情，

卻似多情。」——一剪梅。

飛雲  
露溼晴花一苑香，小窗裊裊拂垂楊。」

梅香 纔看紫燕啣鶯粟，又聽黃鸝叫海棠。

飛雲 梅香！前日老相公與我供養的那幅觀音像，許久怎不見院子送進來。想是未曾祿待。你可催他一聲。浴佛日子將近，我要掛在小閣中朝夕供養。

梅香 曉得！——老院公那裏？

院子 （上）

手持水月楊枝像，送與春香萱蔻人。

梅香 院公！小姐教我問你，日前老相公分付你祿的觀音像，可曾停當不曾，目下就要供奉哩！

院子 祿得停當在此，正要交與小姐。煩你送進去罷！（梅香接畫送與飛雲）

飛雲 （接畫）

收下了，叫院子去罷！

院子 理會得！（下）

飛雲  
梅香！這軸畫不比尋常，乃是菩薩示現，須要虔淨。你可焚起香來，待我先展拜過，然後供奉纔是。

梅香  
（焚香開畫）

飛雲  
（駭唱）

「瞥見丹青，

「那裏是」寶月珠環「坐」紫竹林？

端詳審，

玉題金蹙「又把」吳綾幘。

點綴湘江幅幅裙，

嬌嬈甚！

喬妝詐扮多風韻，

好似平康賣笑人。」

好奇怪！原來不是觀音像，是那一家女娘的春容，胡亂拿來了。

梅香（指畫）小姐！你看那女娘同撲蝶的人，好不畫的標致！（唱）

「又有」郎君俊，

紅衫翠袖肩相並。」

飛雲 羞人答答的一個女娘家，怎麼同那書生一搭兒耍戲？（唱）

「那有」這般行徑？

這般行徑？——不是路。

梅香（唱）

「水墨精神，

「也」不像楊枝水月人。（背指飛雲）

「女兒身，

「與」毫端紙上相懸映。」（回身）

小姐！這畫上的女娘呵！（唱）

「要與你」差別些沒半星。」

飛雲（再看）

只怕是那個隨手畫的。偶然相像，未必有心。

梅香（唱）

「分明甚！

安黃點翠般般稱，

「那裏有」沒稿」的」龐兒信筆成？」

飛雲 呀！上面還落的有款，待我看來。（讀）茂陵霍都梁寫，贈雲娘妝次。（唱）

「我」秋波穩，

圖書一抹珊瑚暈。

「上有」霍生名姓，

「又爲」雲娘圖贈。」——前腔。

梅香 也奇！也奇！怎生也叫做雲娘？小姐！你看！（指畫唱）

「你看他」點眉峯螺黛勻；

「你看他」露春纖約斜領；

「你看他」滿頭渦紅暈生；

「你看他」立蒼苔蓮步穩。

要包彈一樣兒沒半星。

逞風流倒有十分的可憎。

可喜「那」尋花蛺蝶深深也——

又一對黃鸝兒穿柳鳴。」——紅衲襖。

飛雲（唱）

「莫不是」賺陽臺行雨雲；

「莫不是」謊天台劉阮情；

「莫不是」慳離了倩女魂；

「莫不是」顰效了東家逞。

怎生生「的」打合上卓女琴？

「教我」暗煎煎難將這啞謎兒忖。

自不會在馬上牆頭也——

露了紅粉些兒一線春。——前腔。

梅香！本待要將這畫發與院子去換纔是。只是畫得有些奇怪，待我再仔細玩玩。

梅香 不消換得。小姐留了，當做自己春容正好。

飛雲 只是多了一個人兒，恐爹媽看見，不當穩便。

梅香 （笑）

若與老相公老夫人看，真個多了那個人兒；若是小姐自己看，只怕正好不多哩！

飛雲 休胡說！（唱）

『東風暗與傳春信，

好撩撥心情難忍，

「且細向」小閣窗紗勘笑嘲。」——尾聲。

春風圖畫若為容，帶笑含顰不語中；

最是芳心那得似，夢魂應入百花叢。

## 第十齣 防胡

佈景



(一)軍營，背景上有武牢關。(二)武牢關。南仲年約近六十歲。

南仲 (戎服率衆軍上唱)

『電掣風行，

高牙專闢，

丹心耿。

『不然那』羯狗橫行，

『看』髮怒冲冠頂。』——點絳脣。

『穰苴門戶慣登壇，一劍當風白日看；

頓使龍城飛將在，莫教胡馬渡陰山。』——集唐。

下官天雄節度使賈南仲是也。家世邢州，立功邊徼；聖恩簡任，節鎮天雄。

丹心如斗，每思襄革以酬知；赤羽薰天，忍看妖氛之犯座？巨耐安祿山這  
齟，本是胡奴，濫邀天眷。不特飽鷹鷂去，公然瘦狗噬人。聞得起兵范陽，

連破州郡。下官只得整兵秣馬，赴闕動王。我想潼關，有哥舒老將軍，在彼把守，定然牢固。只恐這賊從武牢小路抄襲商南，長安未免震動。——衆將士們，你可紮住營壘在武牢關口，不許縱范陽一人一馬闖將過去。傳來烽火，上心探看；梆鈴器械，務要整齊。但遇賊騎來沖，便行奮勇截殺。如有玩縮，軍法重處！

衆軍 得令！

南仲 (唱)

「你看」遍四京照烽火，

「我」心中不平。

「這」鼠子敢縱橫，

自漁陽公然出穴弄兵；

犯常山攻陷生靈；

賺太原，

「又」佯獻射生；

惡貫已充盈。

慚妙殺師中老臣。

教我義憤滿胸襟，

冠直上皤然雙鬢；

待除兇裏革報君恩。」——錦纏道。

前面就是武牢關了，可搶上去紮營。

衆軍 得令！（唱）

「看」一隊隊貔貅嘶稱，

一程程風翻浪滾。

潼關大隊舒領，

「把」武牢關鐵桶「如」山鎮；

連營。

傳烽要明，

斷不放賊奴狂逞。——朱奴兒犯。

三戍漁陽再渡遼，駢弓在臂箭橫腰；

白馬將軍頻破敵，肯教胡騎渡函峽？

## 第十一齣 寫箋

佈景

飛雲收閣。前在花園。

飛雲

（徐步上見雙蝴蝶飛舞，唱）

「甚風兒吹得花零亂？」

「你看」雙蝶依稀見。」

呀！這一對蝴蝶兒，怎麼飛得如此好，只管在奴家衣上撲來？（唱）

「爲何的」撲面掠雲鬢。」

又上花樹探花去了。（唱）

「紅紫梢頭，

恁般留戀。」（在花下仰看，又回身）

呀！怎麼又在裙兒上旋繞？（唱）

「欲去又飛還，

將粉鬢兒釘住裙衩線。」——步步嬌。

（上桌撲蝶不着，遂睡桌上）

梅香（上）

悄步香閨內，巫山夢未醒。

呀！小姐纔梳洗了，緣何睡在妝檯上。待我輕輕喚醒他做鍼指。（輕咳喚）

飛雲（徐起唱）

「瑣窗午夢線慵拈，

心頭事忒廉纖。」（起坐）

梅香！檐前是甚麼響？

梅香（唱）

「晴檐鐵馬無風轉，

被啄花小鳥弄得響珊珊。」——風馬兒。

飛雲（唱）

「春光漸老，

流鶯不管人煩惱。

細雨窗紗，

深巷清晨賣杏花。」

梅香（唱）

「眉峯雙蹙，

畫中有個人如玉。

小立檐前，

待燕歸來始下簾。」——滅字木蘭花。

飛雲

梅香！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剛纔夢中，恍恍惚惚，像是在花樹下撲打那粉蝶兒，被荼蘼刺挂住繡裙。閃了一閃，始驚醒了。

梅香

是了！是了！前日錯了那幅春容，有這許多光景在上面。小姐眼中見了，心中想着，故有此夢。不知此夢可與那紅衫人兒在一答應？

飛雲

莫胡說！你且取畫過來，待我再細看一看。

梅香 理會得！（取畫）小姐，畫在此。

飛雲 （取畫細看唱）

「心事忒無端，

惹春愁「爲」這筆尖。

「啞！」丹青問不出真「和」贗。

將爲偶然，

「如何」像得這般？」

梅香取鏡來！（梅香取鏡）（接鏡自照又看畫笑）

這畫中女娘，看個像我不過。只這額邊多了個紅印兒。（唱）

「多只多」粉額「邊」一點桃紅綻，

若爲憐。

「倘把」氣兒呵着。



「他便」飛下並香肩。」——黃鶯兒。

梅香 看那鶯兒與一雙粉蝶兒，怎生畫得這樣活現？（唱）

「似」鶯啼恰恰到耳邊，

「那」粉蝶酣香雙翅軟；

入花叢若個兒郎，

「一般樣」粉撲兒衣香人面。」

小姐！這畫上兩個人，還是夫妻一對？還是秦樓楚館買笑追歡的？若是好人  
家，不該如此喬模喬樣妝束；若是乍會的，又不該如此熱落。（唱）

「若不是燕燕子歸，

怎便沒分毫腴腆？

難道是橫塘野合雙鴛？」——鶯啼序。

小姐這畫上郎君呵！（唱）

「你看他」烏紗小帽紅杏衫，

與那人笑立花前，

擲果香車應不忝。」

飛雲（唱）

「只是」女兒們「忒」家常熟慣，

恁般活現；

平白地陽臺攔占。」

那落款的叫做霍都梁。筆蹟尙新，眼前必有這個人兒的。（唱）

「我」心自轉，

分明有「霍郎姓字」描寫雲鬢。」——集賢資。

我看這幅畫，半假半真，有意無意，心中着實難解。且喜桌兒上有文房四寶在此，不免寫下一首詞，聊寫幽悶則個。（磨硯取箋筆寫唱）

「烏絲一幅金粉箋，

春心委的懨煎。

並不是織錦迴文，

那些個題紅宮怨。

寫心情，

一紙尖。

愁蕩眼睛，

片時美滿，

悶懨懨。（上看）

又聽梁間春燕「不住的」語呢喃。」——啼鴛兒。（寫完取箋自念）

「風吹雨過百花殘，

香閨春夢寒。

起來無力倚欄杆，

丹青放眼看。

揚翠袖，

伴紅衫。

鶯嬌蝶也愁，

幾時相會在巫山？

龐兒畫一般。——醉桃源。

韋曲飛雲題。

我這一首詞，也抵得這畫過了。（放於桌上）

梅香（就箋從上至下看畢）

好古怪！怎梁上燕子兒，只是這樣望鏡臺前飛來飛去，與往時不同？（往撲）把這殘泥將妝盒都點污了！呀！怎麼把小姐題的這箋兒啣去了。——燕子！

轉來！轉來！還我小姐的箋！

飛雲  
（笑）

癡了頭！這個燕子怎麼曉得人的言語？只得隨他罷了！（唱）

『飛飛燕子，

雙尾貼妝鈿；

啣去多情一片箋，

香泥零落向誰邊？』

梅香  
（唱）

『天天！

莫不是——

玄鳥高媒，

輻湊姻緣？』——貓兒麼。

燕子箋 寫箋

「小庭且把梨花掩。」（指燕巢）

燕子！燕子！（唱）

「你」免不得還來巢畔；

「我好」拴上「了」紅絲「問你」索綵箋。——尾聲。

小姐！我收拾筆硯先進去，你可就到房中歇歇。

紅豆且調鸚鵡粒，雪花待酌兔兒班。（下）

飛雲（斜視進房）

咳！適間這妮子在此，我心事不好說出。（笑）果是那畫上紅衫郎君委實何人？（唱）

「畫裏遇神仙，

見眉稜上，

顰窩畔，

風韻翩翩，

天然。

春羅衫子紅杏鞦韆肩，

那人假半邊。

兩迴眸，

情萬千。

蝶飛錦翅，

鶯啼翠烟，

游絲小掛雙鳳鈿。

光景在眼前，

那些要陽臺雲現。

縱山遠水遠人遠，

畫便非遠。」——四季化。

「麟髓調，

霜毫展，

方纔點筆題箋。

這巢間小燕忒刁鑽，

幕忽地啣去飛半天。

天天！

未必行方便，

便落在泥邊水邊。

「那些」御溝紅葉蕩春烟，

「只落得」飛絮浮萍一樣牽。」——浣溪紗。

「三三春日長天，



往常時兀自懨煎。

那禁閒事恁般牽挽，

畫中人幾時相見？

待見，

纔能說與般般。』——奈子花。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闌門；

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自怨黃昏。

## 第十二齣 拾箋

### 佈景

(一)行雲妝閣。(二)野景。背景爲清秀之山水。

燕子箋 拾箋

• 秀夫 (上唱)

「桃李曲江灣，

浪煖魚將變。

愆期未便奏甘泉，

小步心情遣。」——番卜算。

「無可奈何花落去，

步過小橋人盡處，

二十四番風，

鶯啼怨落紅。

「遠山青可數，

取作眉兒譜；

蝴蝶怎生忙，

天晴花草香。」——菩薩蠻。

小生前日爲雲娘寫下小像，十分得意。誰想拿去裝裱，被一個潦倒的匠人，錯送到別處去，倒取了一幅水墨大士來。那像到是吳道子真蹟。咳！小生筆蹟，雖然比不上吳道子，但雲娘的樣子，恐怕與南海水月，爭差不多。這樁事也可笑。叫那裏去尋訪，只得繇他。只是試期尙遠，客路無聊，不免消地去曲江堤上，散步一回，多少是好！（唱）

「柳絲縮不盡東風怨，

蘭露如啼眼，

青青燕尾帘。

壺內真珠「解」鷓裘可換。

悄步曲江烟，

「看」落紅一陣陣「把」春光錢。」——步步嬌。

我想那軸畫，描寫雲娘逼真。就別人錯去，斷沒有這一個標致女子可以借用，縱了也是枉然。只是偏不錯了別樣畫，偏錯了一幅觀音。如今他就掛在小閣中，焚香換水，也着實有趣。（唱）

「我」破工夫描寫出當壚豔，

不做美一的把「花容信手傳。

「敢則是」丰神出脫」的」忒天然，

「因此上他」化爲雲雨去陽臺畔。

差送了春風桃李美人顏，

倒換得普陀水月觀音現。」——醉扶歸。

來此是曲江邊了。你看新晴後，風景怎麼這等撩人也！（唱）

「章曲花如人面。

「你看」胭脂雨潤，

翠符風牽。

「幾時」馬蹄碎踏杏花烟，

蛾眉重畫芙蓉面？」（望天）

這燕子飛得好奇！怎生只管在我頭面上幌來幌去，似認熟的一般？（唱）

「飛飛燕子，

隨風往還。

「那」紅襟小尾「貼」楊花舞旋。

「爲何」迎風掉下猩紅瓣？」——皂羅袍。（從上視下）

爲何掉下一撮紅毛衣來了？（拾看）呀！不是毛衣，是一片紅葉大的箋兒，

寫了許多蠅頭的細字在上面，待我看來。（念前醉桃源詞）呀！細看這詞，

像是收了春容畫的。怎生語氣筆法，件件精細？分明是個女兒家模樣。（唱）

「這」霞箋香闌妙填，

明說出丹青收管。

抽黃數白，

就班姬怎讓先？」

咳！我剛說天下未必有像行雲的人兒。（把箋指）那知道就有一個在此！那末句說「龐兒畫一般。」就是一紙供狀了。霍都梁！霍都梁！亦好生難消遣也！（唱）

「難消遣！」

打熱的風流情怕閃，

「這」扯淡的相思症轉添。」——好姐姐。

且住！昨日行雲爲錯失了春容，早間尙在那裏納悶。如今不免疾忙回去，與他說這畫有了下落，免得他煩惱。（轉行）正是：「踏春不覺來時晚，爲着衣香惹蝶歸。」——（扣門）開門！開門！

行雲（上唱）

『剝啄百花開，

知是檀郎轉。』（開門，秀夫進見）

霍郎！你早間出去，在那裏行動來？

秀夫 雲娘！早起在曲江堤上步一步。（唱）

『我』悄地尋春「去」芳草邊。』

行雲 曲江光景知何？

秀夫 那光景甚好。（唱）

『見』輕盈掠水有烏衣燕，

春愁小語如相盼。』

行雲 見那燕子怎麼？

秀夫（唱）

「爲啄花褪下花箋片。」

落下這一幅箋在此。你看詞上，分明是爲錯收了你春容而題。你莫要悶！待從容訪問取還來便是。只是也叫做甚麼飛雲。（唱）

「細把情詞詳玩，

「又」別有雲娘——

省識「你」春風嬌面。」——江水兒。

行雲（唱）

「你丹青善，

「奴」沒福分能玩展。

「那知」落在王謝堂前？

「那知」落在王謝堂前？

「那燕子呵！」



勝蜂媒蝶使傳。

這天機非偶然。

緊收藏，

莫等閒！——川撥棹。

霍郎！這也非等閒，你好收着。待場後從容尋問這畫下落便了。

保兒（上）

好傳折桂令，報與探花郎。

霍相公！時間鮮于相公說禮部今日出的有告示，明早就要進場。請五更頭早

去。

秀夫知道了！

保兒（下）

秀夫怎麼陡然就要開科起來？我身子冒了曉風，有些不爽，且在小閣中將息將

息。這筆硯各件，煩雲娘替我打點打點。

行雲 理會得！（唱）

「春闈刻日青錢選，

「把」偷香手好生磨鍊。

「折得」頭一發，

春風出杏園。」——尾聲。

曲江拾得錦箋回，東閣招賢此日開；

十二樓中紅粉笑，齊看高折碧桃來。

### 第十三齣 入關

佈景

(一)花廳。(二)孟媽家門前。孟媽媽年約六十餘歲，背駝。

鮑氏 (上唱)

『殘年官閣領春風，

自課香閨鍼指工。

連朝女病欠惺忪；

一雙白髮「只有這」青春種，

「免」不得延醫「將」藥餌攻。」——懶畫眉。

老夢臨春亂，嬌兒帶病慵。

這幾日女孩兒不知爲着甚麼緣故，茶飯懶進，只是要睡，面龐着實瘦了。我十分放心不下，好叫院子去請個醫生診看纔是。——院子那裏？

院子 (上)

聞得堂前喚，階下聽使令。

老夫人！院子在此，有何吩咐？

鮑氏 叫你來，爲小姐身子不自在，快去請個醫生來看。

院子 老爺不在衙內，醫生不便喚進來。這街上倒有個女科醫婆，叫做孟媽媽，人道他的藥甚靈。須索去請他來看纔使得。

鮑氏 如此快去請來！

院子 理會得！（起出行）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

此間是孟媽媽門首了！（敲門）孟媽媽在家麼？

孟媽 （背包上）

是那個？（唱）

「金蓮巨，

背兒弓，

藥包肩上打肉菴容。」

院子 我是鄺老爺府中請你看病的。

孟媽 是看那一位病？

院子 是小姐身子有些不自在，請你看。

孟媽 如此就同去便了。（唱）

「聞說官衙女——

病兒沈重，

老娘手到有神功，

盧醫也惶恐。」——纓纓金。（到門與院子同進叩首）

鮑氏 女先生！老身只有一個小女，這幾日有些小恙，煩你診看一看。調理好了，重重相謝。

孟媽 老夫人！女科是我的本行，自然用心的。

鮑氏 梅香！可服侍小姐出來。請有一位女先生在此。

飛雲 （由梅香扶上唱）

「輕陰小閣下簾櫳，

病有根芽怕藥「怎」攻？

啾啾唧唧雨聲中，

無端一夜「把」梨花送；

「怎教他」一片西飛一片東？」——懶畫眉。（伏桌）

鮑氏 女孩兒！你今日身子好些麼？

飛雲 不見得！無別樣症候，只是再打不起精神來。

孟媽 小姐恕不見禮罷！待我來看看脈息，好用藥。（診脈）

小姐！（唱）

「你」虛怯怯怕當風；

午後渾身熱，

患怔忡。」

飛雲 都說得對症。

孟媽 我從十七八歲看病到如今，那有認錯了病症的？這病容易治，待我撮藥來。（唱）

『明片般般備，

依方撮弄。』（開包搗藥）

藥在此，包管一帖下去病要好的。好時不要別樣，只要老夫人把頭梳梳有見陽十來正兒。

梅香 要布。用？

孟媽 要打鞋面。

梅香 那消要得許多？

孟媽 (伸脚將手指)

你看此物，每一次面子，消不得丈把布麼？

梅香 (笑)

莫說諢話！此劑藥是甚麼引子？我好去煎。

孟媽 (唱)

『姜三棗四水連鍾，

煎至八分用。』——縷縷金。

還請老夫人親去煎方好。

鮑氏 如此，你且在此略坐坐，待我進去煎熟了，勞你親送與小姐喫了，纔去方好。

孟媽 這個使得？(鮑氏下)

飛雲 (睡)



孟媽（扯梅香前行問）

梅香姐！我問你，我看小姐脈息，有些思鬱在裏面，像是個傷春的病一般。你實對老娘說，是怎麼起見？

梅香（唱）

「非減食，

不傷風；

爲着春容盡，

兩無同。

又有紅衫客，

風流孽種。

「因此上」如啼帶笑夢魂中，

長叫心兒痛。」——前腔。

實不瞞媽媽說，小姐一向是極端重的，再沒有一絲兒胡思亂意。只爲前日被軸觀音像，供奉供奉；不想裱背鋪裏，錯發了一軸畫來。

孟媽 敢是錯！喫惱？

梅香 倒不是惱，倒是好笑。

孟媽 怎麼好笑？

梅香 那曉得錯來的是軸春容畫，上面的一個女娘，與小俺姐像一個印板兒印的不差。那女娘身邊，又畫一個如花似玉的郎君，生得標致。我小姐看了，像是心上有幾分想着那人兒一般。偶然把這節事情，在箋上題一首詞，又古怪得緊。

孟媽 怎麼又古怪？

梅香 剛剛歇了筆，却被梁上飛下一個燕兒來，啣將去了。故此從那日起，小姐心上，只是這樣懶懶答答的。

孟媽 梅香姐！你這些都是鬼話，哄你老娘不得的。從來那裏有個不見面害想思的？我不信！

梅香 眞話與你說倒不信。你看小姐睡熟了，我悄悄取那畫與你看，便分明了。

孟媽 你可取來！取來！

梅香 （取畫來）

孟媽 （看畫吃驚）

原來果然有這事。只是我也像認熟這一個女娘，一時想不起。（偷看飛雲）實是像小姐不過。

梅香 媽媽，我認不得字。小姐說還有作畫的人兒名姓在上面哩！

孟媽 我爲着寫藥方引子，粗粗認得幾個字，待我看來！（看念）『茂陵霍都梁寫贈雲娘妝次。』真個有個名姓。這樁事兒也奇不過了。所以他便這等胡思亂想，害出個傷春病了！只是這不見面的相思，倒底感得輕鬆，也不難治。你

且收了畫去，怕老夫人出來，看見不穩便，

鮑氏（持藥上）

熬將參麥黃湯熟，送與櫻桃絳口嘗。

女先生煎熟了藥在此。

孟媽（接藥請飛雲醒吃）

喫了藥，且扶進煖所在睡睡方好。

飛雲好飲霍香通氣散，須煩破故紙中人。（由梅香扶下）

安道（吉服上唱）

『歸思切，

宦情慵；

承恩知貢舉，

絳紗籠。』

鮑氏 相公來了！

安道 (與鮑氏揖唱)

『牽挂嬌兒病，

好生珍重。』

夫人！女孩兒好些了麼？

鮑氏 適纔接此位女醫來看，說不妨事。煎了藥喫，方纔扶進睡去了。

孟媽 (叩首)

安道 有勞你了！小姐病沒甚麼晏緊？

孟媽 不敢！小姐病，是略略傷了風，心上也有些煩鬱。只消用一兩服藥，就不安了！

安道 如此却好！夫人怎麼處？女兒病還未好，下官又奉命知今科貢舉，即刻便要入場。這女醫可賞他銀一兩。以後小姐要藥，差人來取。爲帖迴避關防，你

不便進來。小姐好時，待我出場後，重重相謝便了。（賞孟媽，孟媽謝下）

（唱）

「棘闌一月不遙風，

關防莫疏縱。」——前腔。

巡官（領人役上）

嚴封棘院諸生坐，新築沙堤主考行。

小官巡綽官是也。帶領各項人役，伺候鄺老爺入場。借重大叔稟聲，分房監試在至公堂，候老爺喫入簾宴，等久了！

院子（稟）

安道夫人請進，下官就要入場。（與鮑氏揖）

點點朱衣收秀士，好開青眼看嬌娃。

鮑氏（下）

安道（出見衆官役）

那巡綽官過來，我有關防告示一道，可卽行刻出印了，遍處張掛，不可遲漏。（院子發示）

巡官（接讀唱）

『山岳君恩隆重，

主南宮大典，

濫及愚蒙。

從來家世大江東，

讀書以外惟耕種。

「並無」弟男遊學，

「也沒」親知伴從。

菴堂食店，

休教隱容。

「但有」奸徒打點，

「與我」嚴拿送。」——皂羅袍。（發出刻）

請老爺起身。

院子 院子送老爺。

安道 你年紀老成，衙中一切着實嚴緊，進去罷！

院子 知道了！（下）

安道 （唱）

「頭踏齊聲歡踴，

到至公堂上——

高宴春風，

兩旁挨擠鬧冬烘，



中間一溜沙堤空。」

衆役 開來！開來！（唱）

「馬前喝道，

靠西靠東。

街心欄柵，

一重兩重。

「真個」關防嚴緊，

「並沒」絲兒縫。」——前腔。（下）

纓仗春驢白鼻騎，晴風御路踏平沙；

玄都觀裏花千樹，肯使門生隔絳紗。

# 第十四齣 開試

## 佈景

科場內陳設

監試 (同巡官上唱)

「森森柏府曉風寒，

柱下爭看衡彖冠，

奉命把舉場監，

且喜鳳麟春選！——菊花新。

金輅春遊博望開，天文垂耀象昭回；

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賦才。

下官監試官是也。今日天開文運，黃道吉期。巡綽官！可分付掌號開門，應

試舉子，務要搜檢明白，魚貫而入；點名各歸號房，不許挨越。

巡官 吹打開門。（巡軍上排列）

老儒 （與秀夫同上唱）

「南宮刻日遣青錢，

爭看龍媒着祖鞭。

鮮子 （後上唱）

「傍花隨柳正高眠，

又要「去」陪場走這番。」——空地錦繡。

（魚貫任衆搜檢）

巡官 搜檢的，仔細搜。

衆人 （搜老儒）

上下搜到着，搜檢無弊。（老儒入）

巡官 東號房去。(老儒下)

秀夫 (進)

巡官 西號房去。(秀夫下)

鮮于 (進)

巡官 坐滿了怎麼處？也罷！到這邊簾號坐。(鮮于下)

(向監試)

稟老爺！點名搜檢已畢 稟封門。(出封門)

監試 可喜今科規矩嚴明，一毫無弊。天氣又且晴爽，可爲大典稱慶。(唱)

「文章濟濟集羣賢，

錦織天機玉吐烟。

關防內外各森嚴，

論退真才中榜元。」——前腔。

今日起早了，不免進去略歇息一歇息，到晚好來放出。（下）

冠冕通前極，文章列上台；

羣英爭獻賦，獨有子雲才。

## 第十五齣 試窘

佈景

試院門首情形。

接場（打高燈上）

富貴須勤學，文章可立身；

滿朝朱紫貴，都是進場人。

我們是接場中相公的。夥計！今年規矩森嚴，莫擠近柵欄邊去，大家遠遠站

立。等候各人家相公出來，上前迎罷！

班頭（領皂隸執板上唱）

『文場防範，

直門官敢憚辛艱？

梆鈴高照要森嚴！

支更鼓，

聽傳宣，

你們切莫些兒玩。』——六么令。

左右！今年監試老爺規矩嚴得狠，你們可趕開閒人，不許挨近柵欄。仁有舉子們出來，一溜開，清清楚楚放出。凡有擠的，與我着實打下去。

衆人（大聲應分付）

（內打三更吹號，三聲大呼，各號老軍催卷）

衆人（唱）

「三更三點，

明樓上掌號聲喧，

東西各號卷催完。」（內打雲板三聲，吆喝開門）

班頭 裏邊打點，放頭牌出來了！（唱）

「聽打點，

便開關，

大家廝認休教亂。」——前腔。

皂隸 你們站開些，待相公們好走。（衆人內望）

老儒（上唱）

「精神全欠，

老科場只走今番。

秀夫（上唱）

『詞源滾滾起波瀾。』

接場甲 老相公！我在此，（馱老儒下）

接場乙 小人是華家伴頭接霍相公的。相公定是得意的了！（接筆硯）

秀夫（笑唱）

『文似錦，

興方酣，

朱衣「肯」不把頭來點？」——前腔。（皂隸叫封門）

店主 朝臣待漏五更寒，鐵甲將軍夜渡關；

日上三竿場未出，算來名利不如閒。

自家姚店主便是。鮮于相公進場去，怎麼日色老高，老漢在家中喫過早飯



了，還未見出來？放心不下，不免向貢院前去看一看，是怎麼說？呀！此是貢院門首了，還封在那裏。

皂隸 悔氣！悔氣！這些相公，不知是果真有本事的，在裏面着實鏖戰？又不知是墨水乾了，一點兒擰不出？遭他家娘瘟，要我們辛辛苦苦在此伺候。平日莫去搖麼闖麼！曠你娘的溺尿麼！

店主 咳！你聽這些人埋怨話頭，就像曉得鮮于相公平日行徑的。

（內搗鼓，叫搶卷，打雲板開門）

皂隸 謝天謝地！好了！出來了！

鮮于 （緩步上）

三竿紅已上，一卷墨纔完。

店主 鮮于相公，小人在此在此。

鮮于 好辛苦！

皂隸 (罵)

我問你：你這樣怕辛苦，就在家裏自在自在，莫來現世也罷了！爲你一個，苦了我們守到如今。就看你這付臉嘴，也不像是胎孩發跡的。(要打)

店主 (攔住)

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皂隸 (回身指罵)

鮮于 (打躬)

下次再不敢如此。再若如此，但憑！但憑！(回身與店主走動說話)

那裏說起！裏邊文字，做得簇錦的一般。這是想得動了火，牙齒忽然疼起來。哎呀！恨不得要死。只得漫漫的謄寫，故弄到這時候出來。難怪這些狗頭說零碎。(到店)

店主 (接筆硯擺出酒飯)

相公！請用些飯，將息將息。小人也要去安歇。

鮮于 多勞了，請進！請進！

店主 正是：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下）

鮮于 （看店主下迴身笑）

鮮于 咭！鮮于 咭！我問你，這是怎麼起？活現世。受了許多辛辛苦苦勞碌碌，三年下場一番，走到場裏面，一個字兒寫不出。反倒被那些狗頭如此作賤，不是觀場，倒是來受罪了！（倒在桌上唱）

「文思原欠，

酒囊中墨汁全乾。」

不免把這些酒飯消繳在肚子裏，也是我老鮮走科場一遭。（喫飲）我想場中做文字時，心上慌得兇。不知寫了那一套嫖經？那一宗酒賬？鬼畫符一般。若要中，哈哈！除非是紗帽滿天像烏鵲兒飛，我把這頭（上頂）這樣一撞，

就撞着」，纔使得。不然，一生一世也只是這樣糟骨頭。如今說不起，斷斷要去與老臧商量做那法兒了。且先到霍秀夫他那裏走一遭，問他甚麼字號？

（唱）

「日高三丈進朝餐，

仔細想用機關。

「將」朋儕字號輕偷換，

朋儕字號輕偷換。」——前腔。

花柳精神麴蘗腸，不才何以獻長飭；

且從河鼓傍邊路，偷取天孫織錦綰。

## 第十六齣

駝泄

## 佈景

行雲妝閣。

秀夫（上唱）

『浪煖桃花風起，

得意後渴倒相如。』

行雲（唱）

『打疊腰圍，

放開情緒，

去着宮衣。』——小蓬萊。

秀夫

雲娘！小生場中文字，甚是得意，可不負你一番指望。只是身子中着實有此欠爽利？（袖中取文）今早又不該在窗下親把文章謄寫。這一回頭目更加眩暈，心兒上又煩燥得緊。恐怕書生沒福，不能承當功名兩字了！

行雲 說那裏話來？尊體清癯，又着勞碌，故此有些不耐煩。奴家記得昔年有病，曾請過一個女醫姓孟的，用藥甚效，已曾着人請去。待他來看看，服一兩劑藥便好了。你且放心！

秀夫 (唱)

「曲江尋翠，

「便聽」春雷轟地；

連朝塵戰風雲，

自笑隨行逐隊，

「那管」輕寒透衣，

輕寒透衣！」

行雲 (唱)

「想是」雄文得意，

「定要」脫胎換體。

「好與你」問良醫，

漱止相如渴，

腰扶沈約園。」——桂枝香。（坐）

鮮于（上）

欲圖虎榜登名姓，先向鷄窗問號頭。

此間是華行雲門首了。（進門）

行雲（揖拜）

秀夫（強起拱手）

鮮于 霍兄！怎麼是這樣一個光景？

秀夫 偶爾小恙，不能相迎，得罪！得罪！

鮮于 想必是場中忒用心了！

行雲 正是如此說？

鮮于 (掇椅就秀夫溫存)

好事將近，須要上心調埋，莫作兒戲。揚中得意，不消說了！

秀夫 風檐之下，草草完篇，胡說也寫在此。

行雲 (送文稿與鮮于看)

鮮于 (哼讀)

這樣七篇簇錦，定然高中無疑，怎到說草草？天下有這樣草草的？只是這病也害得你好，天殺的。你肚子裏怎生有許多好東西，脹也該脹病了。

秀夫 老兄也一定得意。文字倘寫出，也要請教請教。

鮮于 哈哈！小弟瞞不過老兄的。只好譚場中一兩頓酒飯喫，到家時節去哄嚇那些

鄉里的人，說鮮于相公又觀場一次了。裏邊文字，不過胡亂寫幾句出來，那

裏記得？取笑！取笑！（唱）



「你」鵬飛比勢，

龍媒爭馭。

「看」棘闈星火森沈，

筆掃千人都廢。

「你」胸中可扞！

胸中可扞！

「定是」朱衣不棄，

孫山前置。」

只還有一件：今科場中規矩與常年不同，要各人認定自己卷面上的字號，到發榜時，只寫了號數，不寫名字。直至進呈過，磨對明白，方纔寫名姓傳臚。

秀夫 這調記得。

鮮于 小弟編的是辰字號。

秀夫 小弟的是日字號。

鮮于 記得真麼？

秀夫 自己的號數，怎麼記得不真？

鮮于 哈哈！雲娘！莫怪我說，你已後但遇了日字號。（抱行雲）便叫這是我的霍相公！我的霍相公！

行雲 鮮于相公！也莫怪奴家說！你也真是個賊字號相公了。

秀夫 休得取笑！（唱）

「免得」病支離，

「與你」同踏天街馬，

分穿御賜衣。」——前腔。（秀夫伏桌睡）

孟媽（與保兒同上）

背包自有駝峯聳，攬手何愁鷄眼疼。

保兒 媽媽！此便是我家門首了！（同進見）

鮮于 那裏走了這樣一個婆子來。

行雲 是一位女先生！奴家請來看霍郎病的。

孟媽（與鮮于行雲拜，轉身）

我說前日鄺府裏那軸畫像個人兒。彼時急忙想不起。原來就像昔年請我看病的這位華雲娘。

行雲（喚秀夫擡頭見）

霍相公！請得女先生來了！好診診脈。

孟媽（細看秀夫面，轉身）

好古怪！這位相公面孔也有些熟會。急忙想不起。元來也像鄺府裏看過那畫

上穿紅衫的秀才。我曉得了！曉得了！（扯行雲問）

適纔聽見這位相公姓霍，也可叫做霍都梁麼？

行雲 果是叫做霍都梁。

孟媽 他可曉得畫幾筆畫兒麼？

行雲 畫得極好的。媽媽！他的名字，與他會丹青，你卻怎生知道？

孟媽 你莫管！有些說話在裏面。（轉身）那裏撞得這樣巧？恰好就是他。且莫就

說，待我看脈時，把些言語驚他一驚，看他如何？（看脈，眼中不住看秀夫

唱）

『真說病因誰？

『爲』惜花心憔悴『些』兒。

『你有』青樓紅粉，

『那』隔牆花怎去輕窺？』

行雲 媽媽！這請你看病，怎麼說起這些閒話來？

孟媽 不是閒話，病根都是從這裏起的。（唱）

『牙籤錦題，

筆尖兒亂點「得」瀟湘翠。』

這病藥都沒效的。（唱）

『除非是銅雀春深，

始醫得「你」綵鳳情癡。』——泣顏回。

鮮于 這婆子！霍相公請你看病。病症不說，一刻胡柴鬼話。好可惡！好可惡！

（發怒）

孟媽 倒不是鬼話，倒是一軸春容畫。

鮮于 還是這般胡言！

孟媽 不是胡言，倒是一片詩箋。

鮮于 這是那裏說起？

孟媽 說起！說起！反勞動了那燕子。

秀夫 （吃驚與行雲悄說）

這媽媽講的話，像是知道那丹青的下落。你可問他一問。

行雲 媽媽！你纔說的話，有些來歷；你可明白講罷？

孟媽 你也說有些來歷麼？我直說與你聽罷？（唱）

『說起話蹺蹺，

誰識其中情事？

朱門有女、

爲兒郎皺破雙眉。』

實不瞞你說，老身前日酈府裏請去看小姐的痰，那小姐症候，像是傷春的。

細細問他梅香，說道前日因爲裱軸觀音像供養，錯討了一軸春容畫來了。那

畫上女兒，像得他兒！

秀夫（與行雲吃驚）

原來有這等事。

孟媽 那畫上又有一個穿紅衫的郎君，生得標致。小姐看見，着實想了，故此害出這病來。老身彼時不信，那梅香悄悄地取畫與我，細細看來。

秀夫 原來媽媽細看過畫的？畫上面是甚麼樣？

孟媽 上面麼？那像小姐的女娘，就是雲娘活現。那着紅衫的，就像相公。

秀夫（笑）

天下像貌同的儘多。那裏就是小生？

孟媽 哈！哈！相公！你還要瞞我。那上面遠落的款，我記得，念與你聽。

秀夫 你請念來。

孟媽 莫怪我犯諱了！是「茂陵霍都梁寫贈雲娘妝次」十一個字兒。說得不差麼？

是鬼話麼？

鮮于 霍兄！這些詳細，你請說說。只知道你替雲娘會畫的有春容，是我叫送與那繆酒鬼。後來這些話卻不曉得。

秀夫 鮮于兄！正爲着這軸春容，因你說送與那老繆裝。那曉得是個酒徒，想是酒醉了，錯發了別處去；倒取了一軸觀音像來。正不知那軸春容的下落。今日孟媽媽這樣說，分明錯到酈府中去了。

鮮于 (問孟媽)

酈府中可就是禮部酈老爺，今年知貢舉的麼？

孟媽 便是！

秀夫 此小像，小弟元爲雲娘而寫。那裏知道那酈小姐生得與雲娘一樣？如今錯認做自己的，在那廂疑惑。怪道小弟在曲江閒步，見個燕子啣幅箋來。箋上字蹟語氣，正與雲娘說，像個女郎。今日後這位媽媽說明，方纔曉得是酈府小



姐題的。

孟媽 正是！那梅香也說來。（唱）

「說小姐曾把」烏絲咏題，

猛可兒燕子啣將去。

「如今」待文場高占鰲頭，

「我與你」向官衙穩做蜂媒。」——前腔。

行雲 媒不敢勞做。只是勞動媽媽，婉轉說與小姐，取還奴家那軸春容來，就多感

你了。

孟媽 要去取回，只是沒個憑據，他怎肯相信？

行雲 （想）

有了！如今先將燕子啣來的箋兒，你拿去與小姐驗過，他便信了。待他發過春容來，然後把這幅觀音像，央你送還。如何？如何？（問秀夫取箋出）

鮮于 (取箋念)

這就是鄰府小姐親筆？

孟媽 便是！便是！

鮮于 我前日在曲江邊踱一踱，猛然間也遇一個巧。

孟媽 相公遇着甚麼巧？想是也撞了個燕子？

鮮于 倒沒見有個燕子飛。只是被那鶴鳥撒得滿頭上白刺咕的。褪下頭巾來，洗也洗得不乾淨。

行雲 (付孟媽箋)

這是金鳳小釵一般，權送媽媽的。你換得畫來時，再加重謝。

孟媽 (喜而拜謝)

多謝！多謝！只是如今還不能轂進去。鄰老爺好不嚴緊！臨入場時，窺口分付過我的，叫我莫要進衙裏走動。待出場時，我去看小姐時，與你婉轉說

明。或者他肯發來，也未見得。

鮮于 媽媽！我有一樁事，也央你一央。我有一幅行樂圖，拿去與鄺小姐看看如何？

孟媽 不用了！

鮮于 怎知道不用？

孟媽 如今不是時節了。

鮮于 怎麼不是時節？

孟媽 如今端陽將近。過了年，小姐家那裏還要貼鍾馗像。（衆人笑，指秀夫）

你看！你看！霍相公聽了這些話，身子都爽利起來，不消用藥了。只是雲娘再將就他些兒便好。我去了！

且將扁鵲巧心手，去作雙鸞繫足人。（下）

鮮于 原來有這一段奇事在裏面。霍兄！你好生將養，且告辭了。

行雲 請小坐坐，何如？

鮮于 多謝了！小弟要在下處收拾收拾行李。待放了榜，不濟事的時節，就要學這

駝婆娘，彎起腰來背了包，一溜跑了。（秀夫與雲娘笑）（唱）

「畫中活現陽臺女，

「那知」又一副巫山添註，

「來日裏」金榜當頭，

「看把」口字「兒」題。」——尾聲。（告別）（秀夫雲行下）

園裏收細軸，江邊拾綵箋。

兩廂情意密，都倩老駝傳。

## 第十七齣

謀緝

## 佈景

文書房陳設。

鮮于

(上)

欲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

我適間在霍秀夫處，聽見那駝婆子說了許多話，原來爲看一軸春容，弄出許多把戲在裏頭。這也繇他。只是可喜把他字號，問得詳細在此。我雖不懂得他文字中奧妙。看他那病中光景兒，卻是得意之極，文章決定好的了。不免到老藏家去，與他商議幹那心事去。(行着)呀！此間是了。(敲門)

不退

(上)

多尋榆筴提控鈔，特爲槐黃舉子忙。

是那個？(開門)原來是鮮于兄！請進！請進！(鮮于進門對揖)昨日場中得意麼？

鮮于 (哭)

若得意，不來尋老兄了。正爲着前日約的那事。幸喜問了一位朋友的字號來了。

不退 是那個字號？

鮮于 那個朋友編的是日字號，小弟的是辰字號。故此特地相煩，早早的打進去，便于割換。恐怕遲了，就不濟事。

不退 (細思)

這樣連割卷也不消，只消把老兄的字號，下半截洗去了，那個朋友的字號，下半截添幾筆兒。可不湊巧？

鮮于 有理！有理！想得到。(揖謝)

不退 只有一件，要文章十分好，纔中得穩。

鮮于 文章不消說得。(唱)

「他」才華壓茂陵，

爛若天孫錦。

字號不爭差，

「我」親身向伊探問，

「也問得」分明詳審。

仗君早把事見行。

倘「託」庇一朝乩贈，

「便」來生犬馬，

難忘「你」深恩。」——撲燈蛾。

不退 且住！適間兄問得號數的朋友，是那裏人？

鮮于 就是小弟同學的，茂陵霍都梁。

不退 喜得問個明白，險些兒弄出事來。這割卷的勾當，除非用榜州別縣的人，兩

不相照纔使得。若是同學的，一放榜時節，墨卷傳閱，改刻不及。那姓霍的講起話來，怎麼樣處？連我也帶累得不乾淨。這個萬萬做不得的。除非再尋一個頭兒方好。

鮮于 這卻怎麼處？急忙又沒別位朋友，做得文章好，可以挪移。（躊躇）有了！有了！這霍朋友，近來幹下一樁極不好的事情。

不退 甚麼事情？

鮮于 他前日畫一軸春容，傳入到鄴尙書府中去，勾引小姐。小姐見了，就想起他來，着實害病。

不退 可就是這知貢舉的鄴老爺麼？

鮮于 正是！正是！那小姐又親筆題一幅箋遞與他，他收執了。

不退 這越發不該了！

鮮于 老兄！這分明是破壞他的閨門，借此暗通關節，罪名非小。



不退 這事情可是真的？也要有個憑據纔好。

鮮于 這是確確實實的！如今在兩邊牽馬的，全是那駝背醫婆。他還送那婆子金釵一股。小姐詩箋現在婆子手裏。但拿住了一拷問，便見明白。

不退 那駝背醫婆可是姓孟的麼？

鮮于 正是！正是！

不退 這個不難！他也時常在我家用藥。不瞞兄說，我有兩個小廝，現當緝捕，就叫他先去請他來，只說看病。待我哄誘出他口裏話來，掣出金釵詩箋到手，就鎖起來，把他做個拿手，去提姓霍的到官使了。

鮮于 甚妙！甚妙！只有一件，但拿到官時，火放大了，轉難收拾。不如嚇得他私自逃避。他的到手功名，不愁不是我的。這到渾融些。

不退 這也見得老成（向內叫）小廝們那裏？走來！

小廝 聽得老爺叫，慌忙就來到。

老爺叫小人們，有何分付？

不退 這一位相公姓鮮于，有話與我商量，叫你去做。你過來！（附耳小語，又做手勢）你可曉得麼？

小廝 曉得！

不退 （又附耳）

小廝 小人肚子裏雪亮的了。只是那個姓霍的下處那裏？須指點個明白。也還要鮮于相公到那廂，裝神搗鬼，解了交，方可歇手。

鮮于 有理！二位，你明日撈到了駝婆娘時，便悄地通個信與我。我做個認不得的來，到那廂自有理會。（與衆人合唱）

『官衙女出羣；

巧把丹青引。

央串女盧醫，

悄地私通音信，

也「現付與」箋詩作證。

仗伊再把計兒行，

嚇得他他州逃迸。

「那時節」宮花一對，

「被我做」荷包剪綰，

插在「這」鬢兒橫。」——前腔●

文章依樣學胡蘆，本色休教鬼畫符；

計就月中驅玉兔，謀成日裏嚇金烏。

## 第十八齣 閨痊

# 佈景

飛雲妝閣之外室。

## 梅香 (上)

日正長時春夢短，燕交飛處柳烟低。

這幾日，且喜小姐身子漸爽利了。今日是個好日子，老夫人分付叫我當值他梳洗了，去佛閣上燒香。不免將鏡臺妝盒收拾了，請小姐出來梳洗則個。

(唱)

「假惺惺，

「按」不住心頭病。

「這幾日」柳絮風情定

「好」展妝臺，

洗脫殘紅，

澹把眉兒整（薰衣）

還將半臂薰，

還將半臂薰。」

待我把新做的鞋兒取出來。（取鞋唱）

「已鞋沒點塵。」（向內輕叫）

小姐！小姐！請出來梳洗，好去閣上燒香去。（唱）

「佛前香「莫」久費夫人等。」——一江風

飛雲（上唱）

「曳金鈴，

繡幙風兒緊，

「看」花影「在」紗窗映。」

梅香 小姐！老夫人說，今日日子好，請梳洗了，閣上拜拜佛。

飛雲 如此，待我好梳洗。（梳洗唱）

「一星星，

疾候寬鬆，

免「不得」把雲鬢整。」

梅香！你取那春容畫兒與我看一看。

梅香 小姐忙忙的要去拜佛；怎麼還要看這件東西，恁地放他不下？

飛雲 你那曉得？我記佛經上說，有一位鎖骨菩薩，變作淫女，勸化世人。那畫裏

女娘，莫非菩薩現身，這樁公案麼？（唱）

「何須」燃香禮佛燈，

燃香禮佛燈。

優曇插膽瓶，

慈悲瓊骨「一似」蓮花淨。」——前腔。

梅香 小姐請去罷！

飛雲 (同梅香行下)

多病金鍼繡懶添，如今喜氣上眉尖；

佛前挑起琉璃火，小拜檀香手自拈。

## 第十九齣 偽緝

佈景

行雲客堂中，掛觀音像。

行雲 (上唱)

『芭蕉雨響，

點點人兒心上。

燕子箋 偽緝

茂陵消渴叩醫王，

醫搗玄霜，

露翻金掌，

好活跳去桃花春浪。——鳳凰閣。

「春至年年韋杜曲，

芳草無心裙帶綠。

風冷酒初醒，

琴心瘦長卿。

「藥裏封蛛網，

愁入眉峯上。

小拜向經幢，

佛前燒柱香。——菩薩蠻。



奴家前日因霍郎病中，曾在錯取來的這幅大士像前，許了香願。這兩日幸喜好了，不免權在像前，拜謝一拜則個。（迴身向像跪焚香告唱）

「疾效祝檀郎，

「拈」普陀雲一炷香。

「謝」楊枝滴露「救答」文園恙。

「散」天花妙香，

「壓」宮花帽光，

「展」兜羅提挈向青雲上。」

秀夫（悄上聽）

行雲（唱）

「感慈祥，

「也不枉」烟花陋格，

「抽換了」妙莊王。——黃鶯兒。（叩首起）

秀夫（唱）

「悄步轉迴廓，

謝卿卿祝瓣香。」

原來雲娘在此爲小生禱告。（作揖唱）

「夫妻露水「倒是」恩山傍。」

今日就在菩薩前設下誓來。（同行雲對像跪）

小牛霍都梁，日後功名有分，便與華雲夫榮妻貴，永不相忘。（唱）

「拈花誓將，

「便」看花怎忘？

「效」于飛「始」勾結了琴心恨。」（叩頭起）

小生還有一句話，要先說過。若是日後，倘遇着加題箋的人兒呵！（唱）

「莫」怪裴航。

「除非」題箋窮究。

「雙杵」搗玄霜。——前腔。

小廝二人（扮鎖役鎖孟媽上唱）

「打點昭彰，

明白「是」牽頭女貨郎。」

孟媽 可憐呵！我那裏曉得甚麼別樣勾當？我爲着霍秀才的病，這箋詞奴子，他付與我去換那春容的。是甚麼牽頭？

小廝二人（唱）

「這般」喬模樣，

科場太歲「倒會」彎弓撞。」

此間是華行雲門首麼？

孟媽 是了！

小廝二人 莫要大呼小叫的！（唱）

「到平康，

「且」輕輕叩得雙環響，

賺出「他」開門「好」劈面搶。」（輕叩門）

行雲 是那個？

小廝二人 開門！

行雲 （開門問）

尋那個的？

小廝二人 霍都梁。

秀夫 （聽說卽避後）

行雲 尋他怎麼？

小斯二人 還問怎麼！怎麼！（唱）

「他打」包豕關節「盜」賈家香。

「現有這」女駝供狀，

女駝供狀。——賺。

孟媽 華行雲，快叫霍秀才來，當面對一對。我與他甚麼牽頭？把我無干無故，這樣拷打！苦惱！苦惱！

鮮于 （上唱）

「客寓鄰廂，

暫遇同窗話短長。

進中堂，

「呀！爲何」蜂攢蟻簇相喧攘，

「打得個殘病醫婆」當死羊？」

這是那裏一班閒人，在此囉呢？

小廝二人 不是甚麼閒人囉呢，爲緝拿打關節的。

鮮于 打關節的是那個？

小廝二人 是霍都梁。

鮮于 哇！哇！哇！霍相公是我好朋友，是個有才學本分的人。那裏幹這樣的事？

你休胡說！（呢）

『有何憑據何賊仗？

「你」挾詐斯文罪怎當？」

管赴公堂，（唱）

「定要」分金破木從頭講。

「看你們」怎生結帳？

怎生結帳？——前腔。

小廝二人 這位相公說得有理。（唱）

「拿賊拿賊，

」就「捕獲姦情「委」實要雙。」（拿出箋釵與鮮于看）

這是甚麼物件？

鮮于 是一幅箋紙。

小廝二人 這箋紙你說那個寫的？是如今知貢舉鄺老爺的小姐筆跡。那霍邵梁，先

畫一幅春容小像，遞送與小姐，又勾引小姐寫出詩箋來答他。意思無非借此

風月傳情，暗通關節。這金釵是與這駝婆子的，央他兩邊走勸。（唱）

「就是」真賊仗。

娼門包宿「又要把」朱門想，

描畫丹青入洞房。

休結黨！」

拿去還要一椽一夾，一丟一搭，自作自受，甚麼挾詐斯文哩？

秀夫（竊聽懼）

小廝二人（唱）

『如爐官法明明亮，

扛幫作閔「誰許你」口兒強？

「祝酈老爺出的」有關防，

奸徒犯着輕難放。」

連這華行雲也是緊要犯人。（要鎖行雲，鮮于勳）華行雲！（唱）

「你也要」一同前往，

一同前往。」——前腔。



快說霍都梁在那裏？若隱藏了，就了不得。

行雲（哭訴唱）

「他」剛畢科場，

病好些兒「便」出帝鄉。

如何往？

「不過」青樓暫與相偎傍，

書劍飄零在那廂。」

小廝二人 既不認帳，鎖了去。

鮮于（唱）

「且」從客講。

「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浮屠像。」（背與雲「輕說」）

不好了！前日與這駝婆子的箋斂，都被這些人拿得到手，是硬做不得的。快

快的收拾些物件，好生打發他們出門便了。

行雲  
(慌張)

奴家身邊沒有別件，只有金鐲頭一付，金簪環一匣，憑鮮于相公把與他們，消磨這事罷！

鮮于  
快取來！

行雲  
(進取鐲釵出付)

鮮于  
(接收)

我有處。(轉身)列位班頭，如今霍相公場完就回去了，不在這裏。這華行雲不過暫與他相與。一個女人家，那裏曉得他來蹤去跡。有些須微意，列位收下，做個人情，看生面放了罷！(將物送入小廝袖內，唱)

『金釧釵鈿「且請」袖裏藏。』

小廝二人 一樁天大的事，這幾件東西，怎生了得帳的？來不得！來不得！

鮮于（與行雲轉身說）

怎麼好？他們還要得多哩！

行雲 這卻沒法處了！

鮮于 也能！我爲着朋友分上，（腰間摸出錠子）就把腰間剩的盤費，湊出來替你打發罷！

行雲 多謝了！只有一件，那詩箋不可留在他們手裏。若添了銀子，須索取還纔好。

鮮于（轉身）

列位！這小娘子身邊委實的沒有甚麼東西。我替他再添二十兩雪花，寬釋了他，還了他那詩箋罷！

小廝二人 相公！你先前講的話忒不通。如今怎樣知起道理來了？千看萬看，看你尊面。真個是人情大似法度了。

鮮于（送銀取詩箋與行雲唱）

「再」解衣囊，

松紋兩錠鞍喬樣。（作揖）

「謝你」還卻詩箋「放了這」窈窕娘。」

孟媽 列位老爺！可憐我是個殘疾人，也放了我罷！

小厮二人 哇！你是放不得的，還要拿去司法衙門審明定罪，纔見得我們不是打

詐。（唱）

「難疏放，

關通歇案「知」非虛謊。

「還要在霍都梁原籍」關提勾當，

關提勾當。」——前腔。

正是：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鎖孟媽並下）

鮮子 (問行雲)

這事怎麼起的？

行雲 連奴家也不知怎麼起，好好在家裏，忽然這些差人一擁進來，那裏容人分辨？

鮮子 想必是那駝婆子口不穩當，把前日事對人講的。(作伸舌)如今是甚麼時節？略不謹密，就弄出事情來了。我問你，霍兄在那裏？

行雲 在裏面房裏。(關門請秀夫出見)

秀夫 (與行雲哭)

鮮子 (亦哭)

行雲 深虧了鮮子相公，自己破費許多，方纔免得囉呢。奴家詞箋，也贖過來了。(與秀夫看箋)

秀夫 (收箋)

鮮于兄！（唱）

「我」連日裏兀自不強，

閉門兒風波天降。

招災禍幾筆丹青，

這詩箋「是」勾魂供狀。（拜謝）

鮮于（扯住）

我兩個髫年相與的朋友，是何等交情！怎麼倒謝起來？

秀夫（唱）

「感謝你」爲朋友，

解囊金，

陪口舌，

費盡心腸。」

鮮于兄！你曉得我平生那裏喫過一毫虧苦的。倘若到官，不分皂白，審問起來，叫如何抵對？

鮮于 也不妨！

秀夫 那丹青果然是我畫的：恰好像那小姐。那詩箋又是鄺小姐真筆。供說燕子啣來，就渾身是口。誰人肯信？定是要受刑問罪。我的命定是沒有的了！（唱）

「難禁刑杖，

除非脫亡。（與行雲哭）

「願不得」橫塘一曲，

兩兩鴛鴦。」——皂角兒。

行雲 （唱）

「正自蕪菩提妙香，

反差下牛頭阿旁。

若非是淡着恩星，

一例兒「喫」摧花刑杖。

「從今後」蕭蕭雨，

溶溶月，

雙雙影，

撇殺檀郎。

相思一樣，

梅花主張。

「便風兒」順稍口信，

解我愁腸。」——前腔。

解子

「霍兄！這樁事看起來不妨。我幫了你，承個頭與那些狗頭們當官理論一場，諒不輸與他，不消遠去得的。若去了，却不誤了功名大事。」



秀夫 老兄！老兄！如今性命要緊，功名二字也不題起了。只待與兄相別。別後事情，還要與我照管一二。

鮮于 果然要去，那廂避避。這別後事情，小弟自然爲兄打點；安頓得妥貼，不必掛心！

秀夫 (背唱)

『故鄉有路難還往，

似輕薄桃花漂蕩。』

也罷！往汴陽尋秦老師去罷！（唱）

『只得向汴水魚龍「權時」寄鸛鷗。』——尾聲。

秀夫 (與行雲分下)

鮮于 (弔場)

果然算得停當。去也去得幫襯，我不免再說與老賊去，叫他放心打進字號去

便了。

萬丈深潭計不差，春明門外卽天涯；

十年樹下無人問，一日看遍長安花。

## 第二十齣

守讀

佈景

潼關景色。

舒舒

（率衆將上唱）

「百二雄關，

臨風一劍寒。

老當益壯，

隻手塞泥丸。』——水底魚。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

孤山幾處看烽火，戰士連營候鼓鼙。

自家老將哥舒翰便是。奉命把守潼關，最爲緊要。將士們！你看漁陽兵馬，紛紛如蟻，搶上潼關來了。待逼近時，併力一齊冲殺前去，不可退縮。

衆將得令！

祿山（同千年率衆將上唱）

『殺氣漫天，

櫓槍蔽斗間。

踏平鞏雉，

乘勢闖潼關。』——前腔。

手下的！此去潼關不遠了。哥舒翰兵馬在此，你與我殺將上去。（搦戰）

（哥舒敗下）

哈！哈！你看哥舒翰這老兒，不敵一兩陣，那些兵馬都紛紛鼠竄。牙將何千年，你可領鐵騎五千人，殺進潼關，徑闖長安使了。

千年  
得令！

衆將  
（唱）

「紛紛兵馬皆奔竄，

失却秦關險。

猛虎啣羣羊，

皂鷗欺雀燕，

烈日裏在凝碧池「把」歌吹演。」——清江引。

月黑雁飛高，哥舒夜遁逃；

漢家麟閣像，尊待雀煤桃。

## 第二十一齣 扈奔

### 佈景

中堂中陳設端節應有物事。

鮑氏（上唱）

「蕨蕤鎖合小庭閒，  
懸艾虎在簾間。

飛雲（唱）

「病餘已過暮春天，

池面綠綠初圓。」——燕歸巢。（拜鮑氏）

鮑氏（唱）

燕子箋 扈奔

「梅柳纔描春色，

又見菖蒲抽節。

藁砧入禮闈，

愁聽玉笛吹。」

飛雲（唱）

「長日困人天氣，

欹枕心情如醉。

病後怯檐風，

盆榴紗映紅。」——明妃怨。

鮑氏 孩兒！你爹爹爲知貢舉，入場中將一月了。今日又是端陽，廚中辦得有菖蒲

酒。我與你在石榴花下，小飲幾杯，應個節氣。

飛雲 孩兒病體纔好，有些怯風，就在這中堂內陪侍母親罷！

鮑氏也繇你。（梅香送鮑氏酒，又送飛雲酒，唱）

『天中節候傳，

曲永風光轉。』

我想老相公呵，（唱）

『此時』賜榴花天酒，

和歌高宴。

水心劍許仙人捧，

金鏡圖從帝座懸。（與飛雲合唱）

韶光淺，

又汎菖蒲一年。

權笑處，

『怎不共』紫衣魚袋，

盡醉百花前？——玉芙蓉。

飛雲（唱）

「釵符鳳口啣，

釧臂蛟絲綰。

憐黛眉一色，

綠徧庭萱。

惜花慵捲金鈴索，

待燕長鈎繡戶簾。（與鮑氏合唱）

韶光淺，

又汎菖蒲一年。

懽笑處，

「怎不共」紫衣魚袋，



盡醉百花前？』——前腔。

安道（同院子急上唱）

『迫忙裏，

迫忙裏，

撒開棘院。

疾速的，

疾速的，

權迴庭畔。』（進內）

鮑氏（見安道驚問唱）

「相公」何事冲冲氣喘？

君恩御墨鮮。

點知文苑，

「怎生」驀地歸來，

令人兢戰？」——滴溜子。

相公有何事，這等忙忙來衙裏？

安道

夫人，不好了！爲哥舒翰失利，安祿山這厮闖進潼關來了。聖駕既已西巡，我只得追隨前去，待事定再傳臚了。（唱）

「祿山的，

祿山的，

潼關直犯。

哥舒翰，

哥舒翰，

全軍奔散。

大駕「去」長安西畔。

傳聞凝碧池，

胡奴開宴。

「趁此」悄悄地更衣，

奔從雕輦。」——前腔。

鮑氏  
(哭)

這却怎麼處？

安道 快取衣來換！把印信縛在臂上，隨身行李先發去，權且乘着小犢車出了城，

再乘馬趕去未遲。(更衣，雜役推車上，上車對鮑氏告別唱)

「朝冠脫卻，

且把」輕裝換。

將紫綬身中密結。

說不盡「的」家常「憑伊」自管看。」——尾聲。(下)

鮑氏（與飛雲哭）

院子（急上）

不好了！老爺纔出得城門，賊兵四面焚掠起來。梅香！快請老夫人小姐更衣，往南山鄂杜莊上去等候。（內鳴鑼喊）

鮑氏（與飛雲同哭下）

屈駕西巡何日還，不堪烽火滿長安；

出門那敢高聲哭，多少胡兒勒馬看。